



江戶時代的出版人,蔦屋重三郎所經營的書店。 當時的書店,亦為與作家攜手製作書的出版者, 當時的書店,亦為與作家攜手製作書製書的樣子。 因此在蔦屋店內可以看見店員忙著製書的樣子。 (出自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畫本東都遊》)

一起談談書的未來

目錄

電子出版,這次來真的 鎌田純子 2

菊與凱蒂貓——日本如何妥善運用「Kawaii」的力量 Matthew Alt 6

向世界挑戰 藤井太洋 8

細說來自小豆島的雜誌《乘上那艘船吧》 平野公子 12

一位寫作者的存在 片岡義男 14



雷子出版, 這次來真的

Voyager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鎌田純子

Voyager 於 1992 年創立,成為專門從事數位出版的公司。剛創立的那段時間,經常有人問我們:「紙本書會消失嗎?」當時,紙本出版的成長速度正好達到頂點,因此完全不覺得紙本書會消失。然而放寬視野綜觀至今日,眼前的現實或許讓這個想法不再成立。

我認為,或許不應該把書當成會永遠存在的事物。畢竟,當製 作端所付出的努力沒有得到回報,那麼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很難 存續——這樣的看法或許比較正確。

紙本書不會輕易的消滅,然而正因為如此,人們更難察覺其本 質喪失的危機。現在,已經不是光有出書的想法就能出書的時 代,尤其商業出版銷售通路體系產生了不可逆的歪斜,導致書籍 種類限縮的情況非常嚴重。

從現實面來考量,只要沒有人做出版,出版業就會消失。數位 書籍,就在這樣危機的時代之中萌芽。讓我們回顧一下以往的出 版流程。

數位書籍的作用

Voyager 剛創立時,數位什麼都能做到的潛在可能性吸引了我們的目光。於1993年開賣日本最早的電子出版工具名為「Expand Book」,意思是書的擴充。那是將圖片、聲音、影像檔案搭配文章做成書的電腦軟體。

做成的書儲存在磁碟片或壓製於 CD-ROM,主要的銷售點是電器行的電腦軟體區。當時個人電腦逐漸成為電器行的主力商品,因此便以硬體配件的名義請對方幫我們賣書。儘管有《A Hard Day's Night》、《新潮文庫 100 冊》等熱銷作品,但大部分的電子書都賣不出去。

等到 CD-ROM 軟體銷量開始下滑的時期, Expand Book 也正式遇到了瓶頸。數位呈現再也沒了新意,需要電腦才能閱讀、無法帶著走等等,光靠軟體無法解決的缺點因而凸顯了出來。

當時得以繼續撐下去,是因為除了我們以外,還有其他人也注 意到數位化的優勢。青空文庫(http://www.aozora.gr.jp/)的創 始人,已故的富田倫生先生就是其中一人。由於他本身的非小說 作品遭到銷毀,於是他開始關注作家留存自己作品的方法。

我們之所以開始著手青空文庫的檢索資料庫,是因為眼睛不方 便的朋友給了我們勇氣。他們是這麼說的:紙本書只是一些紙束, 觸感光滑卻無法閱讀。不過電子書是數據資料,可以發聲朗讀, 這才是真正的書。於是我們開始思考,電子書不僅止於外型的功能,應該擁有更具深度的作用。

出版的極限

另一方面,紙本出版在這20年之間又有怎樣的變化呢?

書的銷售通路,主要由出版社、稱為經銷商的批發業者以及書店所構成。透過經銷商,各出版社的書得以在全國各個書店鋪貨,來到讀者身邊。(參考圖1)

這個流程的特徵,在於全國所有書店的販賣價格都要統一(再 販制度/再販賣價格維持制度)。這樣的販售方法,其實是委託 銷售,退貨回來的商品可以再次出貨到需要的銷售點,屆時,書 店仍有義務以與新品相同的價格上架販賣。這是日本當地特有的 銷售系統,除此之外規則皆大同小異。

透過這個通路體系,出版市場於1996年達到2兆6564億日圓, 為出版業產值巔峰。爾後直至2015年止,市場萎縮了40%,下 滑至1兆5220億日圓。(參考圖2)

日本出版社間數最多的時期為 1997 年,4,612 間;2015 年則為 3,489 間。書店數量亦持續減少,從最近十年來看,2005 年為 17,135 間(**),2014 年則為 12,793 間(**)。對出版業界相關的人來 說雖然是常識,但卻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是個危機。

把這些數字告訴現今的大學生,對於自己出生的年代是出版業 巔峰這件事,他們大多直率地表示「好驚人」、「之前根本不知 道」。

出版市場的衰微,也影響了出版的趨勢。

商業出版社所出的書是消費者取向的商品,只要賣不出去就無 法存續。因此出版社的專業分工重點,便轉而擺在如何從作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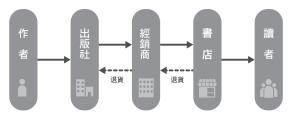


圖 1: 商業出版的銷售通路有很多,最普遍的就是透過出版經銷公司(經銷)與書店的這個路徑。近來出版社與書店直往的案例也逐漸增加。

紙本出版銷售金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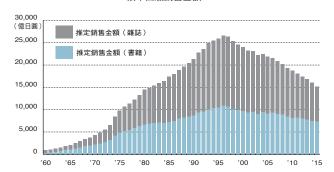


圖 2:紙本出版(書籍、雜誌合計)於 1996 年達到巔峰,爾後市場持續萎縮。資料出自出版科學研究所「出版指標年報」。

上拿到受歡迎的作品,所以出版內容便往好賣的主題、好賣的作家那個方向一面倒。那麼這樣的措施能夠使市場恢復往昔榮景嗎?答案是沒那麼簡單。在此趨勢下,市場追求的是能夠創造更高利益的銷售形式,搭配各種媒體的需求於是一口氣增加,很明顯的,現在出版社更重視作品是否容易改編成動畫、電影或是電視劇。

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傾向,為了填補營收減少的部分,出版社只好增加出版的刊物量。1960年的出版刊物量為11,173冊,隨著戰後景氣回升,出版市場迎來頂峰的1996年則是63,054冊,但2015年卻增加了25%,有76,445冊之多。(參考圖3)

將近 40% 的高退貨率亦是一大問題。為了保存回到出版社的 退書,大型出版社的倉儲經費每年多達數億日圓。只要能減少庫存,就能省下一筆金額,然而無論怎麼想辦法,銷庫存的幅度都 很有限。既然繼續留存也沒有用,最後只好將賣剩的書當成產業 廢棄物,索性銷毀裁成碎片。

過剩的出版量與高退貨率、銷量減少與相繼倒閉的書店,所有的現象都在在顯示,從明治時代以來支撐商業出版的銷售通路制度,已然走向滅亡。為了因應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而生的流通系統,再也不會有更多紙本書加入,就算是大型出版社,也同樣面臨這個嚴重的問題。現在出版不是只要出書,還要做會員制度規劃管理,舉辦演講或讀書會,企劃階段便得網羅各種推廣手法。

網路時代

導致這一連串變化的,就是被稱為 18 世紀產業革命以來最大 革命的網際網路。

各位應該知道,最近使用線上書店的人越來越多了。例如與紀伊國屋書店、丸善、淳久堂、文教堂合作的日本網路書店honto,最大型的莫過於誕生於美國西雅圖的亞馬遜書店。

書籍銷售數量與出版量



圖 3:從圖表可以看出,儘管出版量增加,卻無法帶動整體銷量。資料出自出版科學研究 所「出版指標年報」。

在亞馬遜上架販賣的書,其實很多都沒有透過經銷商。任何人都可以與亞馬遜直接交易,無關個人或法人,只要在網頁上申請,並同意使用規範即可。利用同樣的方式,電子書也可以在亞馬遜營運的 Kindle Store 上面進行銷售。

其實網路上已經有各種電子書書店如雨後春筍林立。除了 Kindle 以外有哪些書店呢? iBooks Store、樂天 Kobo、Yahoo! Bookstore、Comic seemore、BookLive!、紀伊國屋書店、Line Manga等,上述的每一個書店都能夠透過智慧型手機連線,購買 之後就可以立刻閱讀。

從 2010 年起,電子書就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閱讀了。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生長在電玩等各種娛樂都唾手可得的環境之中,智慧型手機不離身,收集資訊與社交全透過網路。這個世代的智慧型手機持有率,從 iPhone 上市後短短 9 年之間就達到了 90%(*3)。

紙本與數位兩種版本同時出版的案例也增加了,這樣一來,讀 者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閱讀方式。數位方面則是使用 EPUB 這個 得以在網路上流通的國際標準電子書格式,2011 年 10 月, EPUB 規格追加了日本書籍所需要的直書版面與翻頁方向等樣 式,讓電子書變得更容易製作了。

我還聽說出版社與作家之間簽訂的出版合約,近來也將數位化

電子出版的市場規模



圖4:出版科學研究所「出版指標年報」指出,電子出版統計資料於2014年終於公開在紙本書被歸類在「書籍」、「雜誌」的漫畫內容則另闢一類做計算。

條款列為制式內容,因此在數位化權利方面的手續也已準備周全,出版社一開始就囊括了所有相關權利。漫畫和輕小說的 EP 同步已是標準流程,因此,漫畫在數位方面的銷量比前一年上升30%(參考圖4)。

今天的數位出版真的很幸運,無論是行動載具、書店或是作品,都為數眾多。

書的原點

如果出版社率先將權利從作家身上延攬過來,那麼根據商業出版的原理,暢銷類型書籍會優先數位化,這樣一來,電子書的作用就會受限於得先將內容從紙本書轉移至數位。歐美有人戲稱電子書為 Print Under Glass (玻璃下的印刷品),也就是在揶揄將紙本書內容特地壓在玻璃之下閱讀這件事。

電子書市場的成長,和剛起步的時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若一直維持 Print Under Glass 的形式,那電子書的世界就只 會是從紙本出版切割出來的一小塊,是扭曲的縮影,這就是電子 書的危機。

出書在英文裡稱為 publish,是從拉丁文的「人們(popul)」 這個名詞,衍伸為告知人們的動詞。Publish 有公開、宣傳、出版 的意思,而書的原點,便是將資訊整理之後統整裝束,獻給讀者。

一直以來,只要我們有想知道的事情,就會依賴書本,從繪本開始,我們讀過教科書、參考書、實用書籍、小說、非小說、字典、百科全書。書有起頭和結尾,資訊依序排列,同一主題也有適合小孩和適合大人的、適合入門者乃至專家的各種階段,這些都幫助我們吸收知識。

有人跟我說過,無論遇到怎樣的問題都可以免費查詢,所以只 要網路就夠了,書和雜誌都會消失吧。然而這樣的想法,便是對 書統整裝束的好處視而不見。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龐大資訊 依照關聯性妥善整理,才是書這個媒體的意義。

而我們想做的,就是將數位的優勢融合到書的好處當中。對書 而言,數位的好處應該可以視為網際網路所創造出平等的資訊發 布環境。

在網路上,可以撰寫部落格當成日記、可以在 Facebook 或推特上發表參加活動的經過、可以投稿食譜網站、也有人在YouTube 上公開自己的影片。無論是誰都能自由參與,因此眾多的資訊便聚集到了網路上,而我們也可以自由地串連這些資訊。

未來,電子書會在網際網路這片土地上生長,成為同時擁有書 本既有優勢與數位優勢的甜美果實。

這一切都立基於網路上所有自由的活動。個人的想法優先於出

版社的考量,因此可以依照個人意志出書,這是跳脫既往出版窠 臼的全新挑戰。另外,關於與網際網路融合的部分,例如可以直 接連結網路上的影片或音訊、可以規劃連動社群網站等等,除了 包裝整束的功能,更可以做到與網際網路結合。

為何電子書不能像網際網路那樣普及?為何電子書的類型如此侷限?只要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能盡情歡呼。花了20年一路走來,或許是因為從一根草都沒有的荒野一步一腳印耕耘的緣故,我們經常在腦中提醒自己,現在還不能算是成功。

將數位的優勢與書結合

然而,也不需要那麼悲觀。現在大家認為像空氣和水那樣理所當然的網路,其實直到數年前都還像聖母峰山頂那樣遙不可及。當時普遍的想法都是認為網路很難,根本連用都不想用,也並非伸手就能取得的東西。這個現象,因為手機和社群網站而有了改變,而今網際網路遍及了這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電子書所需的基礎建設問題已經解決。

剩下兩個問題。第一,是讓出版人得以自在使用、輕易製作電子書的道具。

若可以簡單製作,那電子書就再也不會是 Print Under Glass, 便能成為推動多元化的電子書世界的力量。

那麼,何謂簡單製作呢?首先就是作者個人能夠使用。要完成這道手續不需高科技背景知識,費用廉價,要公開發表也很容易,並且在必要時給予適時的支援。

因此我們的解答就是 2014 年 7 月推出的免費網路服務「Romancer (https://romancervoyager.co.jp/)」,主要的使用者是自行出版的個人作家。

在開發的階段,必須決定的是要讓哪些檔案成為可用的素材, 以及可以讓怎樣的類型做成電子書。我們的結論是,若要讓個人 作家廣為嘗試電子書這種新媒體,接受大家廣泛使用的 Word 檔 應該會很有幫助。同時,也可以使用 PDF 製作,而最後完成的 電子書格式,會是適性極高的 EPUB 檔案。(參考圖 5)

另外,必須解決如何讓大家知道有這些書這個問題。以商業出版來說,為了宣傳行銷買報章雜誌廣告所投入的費用,少則數萬日圓,一般來說都落在數十萬日圓。如果書評專欄和新書介紹的區塊裡的作品,大部分都來自廣告主的話,這樣的方法終究不適合個人出版。

便於個人使用的方法,應該是將個人與個人之間做串連。只要 能夠活用日常的數位工具,如 e-mail 或社群網站,就能將作品親 自交給讀者。



圖 5:根據 Romancer 開發前的調查,作家撰寫原稿時較多使用 Word 這樣容易入手的應用程式。然而一般的商業出版,則經常使用專業的 DTP 軟體進行編輯,所以最終的檔案無法留存在作家手邊。

方法有很多,不過,像是在郵件中附加檔案,或是在個人網站 上設置下載按鈕,乍看之下很不錯,然而事實上大多數的人都會 在開始閱讀的階段感到迷惘。由於閱讀需要專屬的應用程式,讀 者看過郵件內容或社群網站的發文之後,就會不知該如何是好而 躊躇不前。電子書也是書,閱讀應該要更容易才對。

Romancer 所提供的方法,是每一本書都有專屬的 URL。只要將 URL 透過 e-mail 寄出,或是張貼在社群網站上,讀者就可以直接開啟閱讀。

作者與讀者之間有了直接的連結,就是書本未來的形式。

作者與讀者,還有社群

接下來介紹 Voyager 在 2015 年 7 月開始進行的案例,也就是「片岡義男著作全面電子化計畫」,包括代表作《給我慢搖滾(スローなブギにしてくれ)》、《他的機車,她的小島(彼のオートバイ、彼女の島)》、《Main Theme (メイン・テーマ)》,我們終於集結了 200 部作品。由於按照撰寫年代依序發表,因此現在架上有許多以機車、衝浪為題,具有 1970、80 年代美國氛圍的

作者
創造者
深奧的知識
原點
愛好者
對知識有共鳴
參與/支援的意願

讀者
微弱的共鳴
購買意願

圖 6: 社群的印象

特色作品。

這個企劃以片岡義男.com(http://kataokayoshio.com)為中心 營運。

企劃進行的過程中,新的想法在我們腦中萌生,想試試如何翻玩一位作者所有的心血結晶。於是公司裡年輕的同事便開設了「片岡義男散文 365」這個專區。

我們招募片岡義男的贊助者,呼籲讀者加入這整個計畫。我有 預感,這個新挑戰將會孕育出一個全新的社群。

至今,讀者所做的就是買一本喜愛作家的書便結束了,然而因 為網路串起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更靠近才是。(參考圖6)

片岡義男先生的態度非常開放,表示什麼都可以做。他願意接受讀者的生日祝賀訊息、提供自己拍攝照片的寫真集「kataoka photo」,對於作品以外能讓讀者享受的各種好玩事物,都很積極參與。

以往,我們以為只要硬體更新進化,電子書就會變得再也不能 閱讀,那些扣人心弦的作品就會化作泡影。不過,這些令人難受 的經驗已然成為過去。

網路已渗透到我們的生活當中,猶如底片變成數位相機一般, 猶如馬車變成汽車一般,人並不會放棄可以輕易讀書的環境。只 要有出書的想法就可以出書,我們再也不需要主動放棄這樣的自 由了。

- (*1) 出版 news 公司〈出版 news 2016 年 6 月中旬號〉
- (*2) 日本出版販賣有限公司〈2015 出版物販售額現況〉
- (*3) 總務省「平成27年版情報通信白皮書」智慧型手機持有年齡層現況



鎌田純子(Kamata Junko)

1957 年生,任職於 Pioneer LDC, 從事 LD 市場引進與 多媒體作品企劃之後,於 1992 年參與了 Voyager 公司 成立。爾後負責光碟內容、網站製作規劃、電子出版相 關工具製作銷售等工作。2013 年 10 月起擔任董事長。

菊與凱蒂貓——日本如何妥善運用「Kawaii」的力量

Alt Japan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社長 Matthew Alt

《菊與刀》的時代結束……

屬於海上自衛隊第二護衛群的「桐島(kirishima)**"」是搭載了神盾(Aegis)彈道導彈防禦系統、一對方陣近迫武器、4座Mk 36 SRBOC(Mark 36 Super Rapid Bloom Offboard Countermeasures)干擾絲(chaff)發射機的最新型飛彈護衛艦。在 2015 年的艦隊週(fleet week(*2) 其中一個環節,便是可愛的吉祥物說明護衛艦的裝備。貼在灰色防禦壁上的奇妙海報,上頭有著該艦艇的微笑Q版角色圖樣,「桐島非官方吉祥物!Chaffty(*3)」,還描繪著干擾彈(chaff bomb(*4))的發射時「砰!砰!」的擬聲語。將敵軍導彈飛來的模樣描繪得如此可愛的模樣,在西方人眼中看來感覺相當奇妙,很難理解為何日本會這樣看待70年前在太平洋上掀起的激戰。我的祖父是美國海軍戰艦「阿拉巴馬」的船員,我只能想像爺爺對於這樣的日本會作何感想。

日本與美國在歷史、政治、經濟三個面向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儘管一度敵對,80年代在經濟上反覆激烈競爭,但日美同盟關係 卻如美國國務院所說是「美國在亞洲安全保障之基石」,擁有相當 的重要性。美日的外交關係不僅於亞洲地區,其影響力也遍及全 世界,2015年夏天因重新檢討「美日協防協定」而引爆話題,兩 個經濟大國之間的關係又更上一層樓。另一方面,1853年黑船出 現導致日本結束鎖國之後,日美關係亦可視為一段誤解的歷史。

1946年出版的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世界大戰期間執筆撰寫的《菊與刀》,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的難解行為,儘管採取了土法煉鋼的調查手法,卻大大影響各地對日本在戰時所採取行動的理解。菊花是天皇的家徽,是象徵日本人愛國心與傳統文化的花朵。在潘乃德的時代,日本在爾後崩毀的大東亞共榮圈中擴大軍力,菊與刀於是互相輝映。然而由於時代轉變,日本已經成為潘乃德無法想像的國度。刀已然成為武



士、機器人、動漫美少女主人翁的象徵。

「Cool Japan」的走向

戰後,日本已非軍事國家,而是走上了經濟大國的道路。由於 保護主義的通商條約的緣故,以及國內汽車產業與電子產業的創 意與技術開花結果,70年代至80年代這段時間日本以製造大國 之姿崛起,進而席捲全球市場。近年,製造業從日本國內移往以 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日本主要產業則從製造業轉為娛樂產業, 也就是將重心轉移到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奈爾所說的「軟實 力(Soft Power)」產業。

所謂的 power 指的是什麼呢? 人際關係中的 power,指的是改變他人的行動與意志的力量,然而在外交這樣的競爭關係中,財力與武力也包含在內。日本在國安方面完全仰賴美國,在軍事上是弱勢;然而在資訊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中,真正的力量並不是武器或軍事力,而是可動搖他人的魅力、操縱形象與觀點的能力。日本是不能對外出兵的國家,因此在數十年前就已經開始進行所謂的「魅力攻擊(charm offensive)」。

諷刺的是,近來日本的領導者們並不認同自己國家所擁有的這份真正實力。日本的創作者只著眼於國內市場,完全沒有留意國際的評價。儘管有部分作品在海外市場銷售,成功還是因人而異,這個傾向尤其在英語地區更加明顯。翻譯的作業也並非委託專業譯者,而是直接交給購買版權的外國代理商負責,結果在國外流通的作品便有了奇妙的在地化面貌。例如《馬赫 GOGOGO(マッハ GOGOGO)》(英語題名為《Speed Racer》)為了隱蔽原作國籍,將角色和情節進行變更,台詞速度也像繞口令一般快得很滑稽,因此成為笑柄。

儘管如此,日本的流行文化仍開始對全球產生不可思議的影響。80年代,當時美國人曾用球棒將日本車砸得粉碎,也就是稱為「痛擊日本(Japan Bashing)」的時期,大人對於進口車深惡痛絕,小孩卻因其他的輸入產品而興奮不已。以《阿基拉(AKIRA)》為首的日本漫畫(超時空要塞)、玩具(變形金剛)、電影(哥吉拉)緊緊抓住了美國年輕人的心。90年代初期,舉凡任天堂等日本製電玩的崛起,更助長了這樣的趨勢。2000年初期,受到日本流行文化影響的孩子已長大成人,開始獨立創作,如好萊塢的電影導演華卓斯基姊妹與昆汀·塔倫提諾,都公開

承認自己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

日本文化所帶來的這些影響,日本政府稱之為「Cool Japan」。 Cool Japan 這個名詞長年以來一直存在,但直到 2013 年 10 兆日 圓經濟刺激政策之一的 JAPAN 品牌製作支援事業(JAPAN ブラ ンドプロデュース支援事業)正式採用之後,Cool Japan 才正式 成為官方口號。所謂 JAPAN 品牌製作支援事業,指的是贊助「因 應海外市場需求推出獨具魅力的日本製商品之事業」的基金團 體。至於這項主導性計畫是否成功,現在還言之過早,也有可能 只是淪為政客紙上談兵,導致投入的錢最後不了了之。然而可以 確定的是,日本政府企圖贏取國外哈日族的心。

諷刺的是比起過去,現在日本國內工作室的作品並不符合海外市場的需求。今天日本流行文化推崇的是強調女孩性感面向的「蘿莉塔」風格,這一點讓外國人感到不愉快,像「艦隊Collection」這樣的插畫,以及AKB48就是一例。以往充滿肌肉的英雄或恐怖的怪物盛行,如今眾人的喜好變得更柔軟,陰柔的女性角色取代了陽剛的男性角色,日本人的喜好有了大幅的變化,與所謂的「刀」漸行漸遠。

日本「Kawaii」的潛力

如果說陽剛、硬派的男性價值觀造就了日本在20世紀時的形象,那麼日本21世紀軟實力的象徵又是什麼?我認為是「Hello Kitty」和她的夥伴。日本的可愛吉祥物,就是日本文化當中「Kawaii」最有力的表徵。

將「Kawaii」直譯成英文是 Cute,但用法上有所不同。最普遍的概念是簡約的線條、圓潤的形狀、大大的眼睛、比例平衡的外觀,進而演繹出少女的純真與稚嫩,就是 Kawaii 最大的特徵。因應消費者需求的結果,可愛的範圍被無限上綱,就像 Photoshop 的濾鏡功能一樣無論什麼都能夠套用。要理解在外國人眼中自相矛盾的日本文化,就得看透這個濾鏡、解開暗號,如此一來便能掌握關鍵。從暢銷漫畫乃至影視偶像,Kawaii 可以視為涵蓋日本流行文化的暗物質(dark matter),儘管不易察覺,但確實存在。不僅限於創作者,乃至於為了宣傳而製作吉祥物的地方自治團體、自衛隊等政府機關也加入了 Kawaii 的行列。

就連在日本住了十年的我,在 2015 艦隊週登船看見那麼多可愛的海報之前,也沒有注意到這其中的奧妙。除了海上自衛隊使用可愛的吉祥物,陸上自衛隊也採取了相同的做法,例如那一年所展示的,還有在機身側面漆上可愛美少女角色的眼鏡蛇攻擊型直升機。日本的武力是世界最高規格的,潛水艇、戰機、導彈防禦系統、航空母艦等最新設備的背後,則有穩固的美日共同協防

協定撐腰。人類史上出現過各式各樣的軍隊,然而自衛隊則是史 上第一隻可愛的軍隊。

要說明「Kawaii」與軍隊這個奇妙組合有很多方法,其一就是早稻田大學教授於2014年受到紐約時報邀稿時所提到的一段話:「日本已經完成避免重複戰爭歷史的機制(*5)」。也就是說,困難的課題能夠藉由「Kawaii」的力量轉化為無害。

這充其量是解釋現況的其中一個說法,也不代表這就是正確的 詮釋。登上「桐島」之後所遇見的自衛隊員,沒有一個輕率看待 自己的職務或是戰爭的嚴重性。對於有著各種難題的日本而言, 可愛的吉祥物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這個事實在日本各地都 可以看見:提醒行人注意的道路指標、隱疾治療藥物的宣傳用吉 祥物,就連稅務署的納稅說明也使用了可愛吉祥物。可愛的形象 可以吸引人們注意,勾起人們的興趣與關注,這並不是一件壞 事。畢竟,日本人需要深入思考軍隊這個概念。

仔細想想,軍隊使用可愛吉祥物的時代其實沒什麼好恐懼的, 真正應該害怕的,是軍隊不使用可愛角色也能立足,也就是日本 社會對於軍隊的作用感到自在的時候。我對自衛隊員致上最深的 敬意,但我還是祈禱日本社會不要將軍隊視為安心的存在。無論 是日本、我的祖國,或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我都衷心的祈求 不會有士兵輕易地被送上戰場。

- (*1) https://ja.wikipedia.org/wiki/ きりしま_(護衛艦)
- (*2) 自衛隊觀艦儀式的一部分,是對外公開的活動
- (*3) https://pbs.twimg.com/media/CQ68Q2EVAAACKEg.jpg
- (*4) 為了擾亂敵人飛彈目標所發射的擾彈
- $\begin{tabular}{ll} (*5) & http://www.nytimes.com/2014/03/13/opinion/kato-from-anne-frank-tohello-kitty.html \end{tabular}$



Matthew Alt

AltJapan Co, Ltd. 董事、副社長。從專利乃至娛樂領域,著手各方面的翻譯工作,同時也以日本流行文化為中心撰寫許多報導與書籍。擔任日本文化廳等單位舉辦的「漫畫翻譯大賽」評審。目前在向海外介紹日本的電視節目《Japanology Plus》(NHK 世界台)當中擔任記者。

攝影 © Dan Szpara

向世界挑戰

作家 藤井太洋

第一次的國外出版

想讓朋友與認識的人們讀到。

以這樣的想法開始撰寫的『Gene Mapper』,也想以英文和中文,讓國外的朋友們閱讀。如果可以的話,希望能夠由他們或她們親口說出「這個有趣!」而推薦給周遭的人。

第一步的翻譯姑且不論,第二步的目標達成門檻頗高這件事, 透過在我前一份工作中還算成功的進口軟體販售,和失敗的國外 市場挑戰的經驗,我個人有親身的體會。

內容要超越語言的障礙,有兩項較重要的先決條件。【本地化/Localize】必須經由當地人之手完成,而且也需要能夠將其推廣的人。不管是多麼「優秀的作品」,並沒有光是由創作者製造出英文版與中文版,然後拿到現地就能推而廣之這樣的事情。

如果是小說,就必須非有翻譯者與當地的出版者不可。

幸運的是,在中文圈的台灣,很快就開出了一條路。在國際書展上相識的 Voyager 的萩野先生,引介了在台灣從事電子書籍出版的董福興 /Bobby Tung 先生。過去曾在日本從事編輯工作的董先生,也對規格與實際狀況有相當落差的直排 EPUB 有深厚的造詣,作為與日文相同以直排的繁體中文進行出版的夥伴,可說是最好的對象了。如果有了繁體中文版,那麼要在中國本土翻譯為簡體中文,則幾乎以繁轉簡的單純作業就能完成。實際上,翻譯完成的『基因設計師』在透過董先生的出版社 Wanderer,與在Kindle 尚未開始營運的台灣獨立系統的電子書店發售後,也在中國本土名為「唐茶」的電子書店上架。

董先生所雇用的翻譯者是以【神楽坂雯麗 /Kagurazaka Wenli】



繁體中文版『基因設計師』的銷售畫面(引用自 Wanderer 網站)

為筆名,對日本動畫與遊戲文化都非常熟悉的譯者。翻譯工作想 必也費了一番功夫,只是對於無法閱讀中文的我來說,並不太能 了解到其細微之處。日後當我與雯麗本人見面,他提到日文中的 雙重否定句型頗為傷神時,我頓時對於無法閱讀譯文這件事感到 十分後悔和恐懼。畢竟即使在日文中,雙重否定也並不被視為是 一種好寫法。

如此這般,中文版便以個人出版的形式問世了。根據收益報告,應該也送到了數百位讀者的手中。雖然因為有了這個版本,不久後早川書房的『Gene Mapper -full build-』無法商業出版,但即使如此,在那時候的作品能超越國界這件事情,依然是我的一大財產。

要挑戰中國本土市場,需要出版者的這件事並沒有不同。雖然 我知道,所謂有礙國家統一的作品在中國是不被允許出版的,今 年九月由於我受招待出席在北京舉辦的星雲賞頒獎典禮的關係, 而得以有機會刊載一部短篇於「科幻世界」這本當地的 SF 雜誌。 因此我提出了兩部作品。

其中之一是事前就預料到大概會被拒絕的提案,果然如此。這 部作品是收錄在『伊藤計劃紀念文集』中的「公正的戰鬥規範」, 是一部主角身為被流放到新疆的天安門事件參加學生之子,而在 青藏鐵路上與煽動東突厥獨立的恐怖份子戰鬥的故事。負責人笑 稱「這大綱不行啊。還真能把這麼多關鍵詞給湊在一起哪」。

原本,我就沒有想過「公正的戰鬥規範」能以中文出版,一位 聽聞此事的中國作家,告訴我只要稍加改寫過就可以了。實際上, 據說也翻譯出版了許多將中國共產黨刻畫為反派的作品。只要將 中國改稱為「C國」,或是機械性地把地名置換為越南地名來出 版就可以了。這種微妙之處,我們當然無法領會。需要相當於港 口領水人的出版者,是不會有錯的。

中斷了的英文版個人出版

將時間往回推。

個人出版的中文版,由於有著像董福興這樣優秀的夥伴而踏出 了第一步,但個人出版的英文版,最終並沒有進行。

英語比起其他的語言更為重要。

只要一度英語化,則被其他語言圈的讀者閱讀到的機會也會增加,也能幫助銷售。特別是在亞洲區域,「來自」英語圈的作品,

可說是壓倒性地有利,如果僅僅從銷售面來考量,從英語再翻譯的作品更可說是值得感激的存在。

但是,翻譯為英語的成本非常高。以『Gene Mapper』來說, 我了解到委託給專業的翻譯業者需要花費到日幣 300 萬元左右。 因此我便在職業媒合網站上,尋找以英文為母語的翻譯者。

雖然這是題外話,但我曾經因為被建議「要譯為英文,能夠正確閱讀原文的日本人譯者不是比較好嗎?」而感到驚訝。這不行。 完全沒有意義。就因為最後的成果是英語小說,不由能夠以英文 寫作小說的譯者來翻譯是絕對不行的。可以的話,我希望能找到 居住在深植英語文學文化環境中的人。

因此,雖然很不好意思,但我將登錄有許多日英文譯者的新加坡與菲律賓、印度排除在外。儘管實際上可能有非常優秀的譯者,但命中的可能性並不高。另外,由於有著翻譯家工會,而無法以低價接案的美國、英國、澳洲與紐西蘭譯者也出局了。

必然地,作為選擇對象的國家十分有限。雖然在芬蘭或挪威等國也有當地的作家以英語寫小說,但我無法找到精通日文的譯者。在我如此尋找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位愛爾蘭翻譯家。雖然他平常似乎是從事翻譯製藥公司的說明書等文件,但透過部落格,我了解到他喜愛菲利普·狄克的作品,因此就聯繫了他。他當時似乎正在中南美洲旅行中,這種波希米亞氣味也令我中意。

對於人在巴拿馬的他,我提議以一般翻譯費用的半價支付,另一半則以權利金補償的形式合作。交涉進行得非常順利,初稿也依照日程完成了;不巧,我由於業務纏身,身體不適,無法仔細檢查他的譯文,加上依然無法找到推廣英譯本的方法,這次嘗試只好作罷。

在英文版已由舊金山的 Haikasoru 出版的今日,我依然與為我翻譯這個「私家版本」的譯者保持聯絡。他在對自己的譯本無法問世這件事情表達遺憾的同時,也向我傳達了祈求我能獲得成功的祝福,令我非常感謝。

就我來看,這是個不錯的英文譯稿,而我的朋友們也一定能樂在其中吧。但是我實在是無法在沒找到具有「想推廣它」這種意志的出版人的狀況下繼續進行英文版翻譯工作。雖然能夠上架到網路書店平台、能夠刊登廣告,但若只是出現一兩位讀者,沒有具有推廣意念的出版者,便只會遭到埋沒。

今年,我聽聞有一位西班牙語系的科幻作家,自行製作英文版作品,再交由英語圈的作家潤稿後進行個人出版的例子。作品本身相當有趣,作家也進行了十分努力的促銷,但卻無法得到英語讀者的評價。以自己的英譯為基礎,再透過他人完稿這種作法,我也有在日後在線上雜誌上嘗試的念頭,但這個案例中,我感到作為一本獨立的書籍來銷售,出版者是必要的。

來自英文版出版社的兩個提案

再次挑戰英文世界的道路,透過早川書房『Gene Mapper-full build-』的商業出版而開啟了。雖然有數次機會與英語圈的出版社討論,但從兩個出版社都得到了一樣的擔憂:讚揚源自美國西岸的開源文化、以他們發展出的商業模式為主軸線的這個故事,是否能讓居住於現場,也深知這些事物黑暗面的美國讀者們簡單地接受呢?雖然這是非常苦澀的指摘,但我十分感謝他們非常深入地閱讀了這個故事,甚至達到探討作品主題的深度。

非常令我感激的是,根據地置於舊金山的 Viz Media 的副牌(相當於出版品牌) Haikasoru 即使如此,也依然表達願意出版英文版。由吉姆·哈伯先生進行的翻譯也如期完成,在初稿出爐的時候,編輯對我提出了兩個提案。

第一是希望變更登場人物的姓名。在『Gene Mapper』的原文中,由於特別強調自然的對話語句,在對白中多以「~桑(さん)」稱呼角色的姓氏,但在英文版當中的對話,則變更為對話中稱呼其名(First Name),在旁白或獨白中才書寫姓氏的形式來翻譯。在此被指出的問題,在於人物的名字太過相似,因而降低了可讀性。

閱讀過後,我也同意確實有不易閱讀的問題。將故事中三個主要登場人物黑川、北村、金田三人的姓氏拼寫為羅馬字母,就是Kurokawa、Kitamura、Kaneda。全都以「K」開頭、以「a」結尾。加上主角名為 Hayashida(林田),這一來所有的日本人物的姓氏全都以「a」結尾了。這實在不妥,因此我將北川的名字更改為Yagodoh(【矢御堂/ヤゴドウ】),並且添加了主角在初次聽見這名字時的內心獨白。

另一個提案,則是追加尾聲。負責的編輯似乎認為『Gene Mapper』會有續集,因此希望我無論如何能夠增補與續篇有所



『Gene Mapper』英文版。以早川書房的紙本書為基礎,於 2015 年由美國 Haikasoru 公司出版

關聯的內容。確實,與近年的娛樂小說相較,以相當於日本軟書 封單行本的平裝書規格印製、不滿 230 頁的『Gene Mapper』可 說是簡短的作品。經常被提出比較的保羅 · 巴奇加盧比『曼谷 的發條女孩 (The Windup Girl)』有 350 頁、『神水 (The Water Knife)』更有 384 頁。被認為會有續篇既不是沒有道理,也不是 完全沒有模糊的想法。因此,我將用於續編序章的場景作為新稿 寫入了尾聲當中。有了這段追加內容,當讀者閱畢『Gene Mapper』時的滿足度也會提高吧。這部份的新內容,我也想找 機會公開發表。

翻譯的教誨

雖然透過明示的要求進行的變更只有兩處,但譯者吉姆·哈伯 先生也修正了原文中的許多錯誤之處。畢竟『Gene Mapper』是 我的第一本小說,依然有許多我技術所不及的部分。在翻譯中, 獨白與客觀描述被明確地區分,重複的敘述部分也被統整起來。 如果現在才開始寫的話,應該是這樣——這類的部分也非常多, 讓我能確認自己的成長。

當然也有令人難過的事。主角曾經對某個登場角色驚呼「原來是女人」的橋段,被很乾脆地刪除了。雖然我並非有意歧視女性,但卻歧視了。這在翻譯中也被暴露了出來。實際上,或許只是因為在可以以「he」和「she」明確地顯示性別的英語中,難以隱藏登場人物究竟是男是女,因而加以刪除了也不一定。無論如何,這個修正真是令人費心了。

後來,有了一個在我確認譯稿的時候沒有注意到的,讓我更認識到吉姆·哈伯先生優秀之處的機會。去年夏天,在舊金山的書店舉辦朗讀會的時候,我發現為了練習而朗讀著的『Gene Mapper』被附加了新的價值。譯者所選擇的單字節奏,非常令人舒適,迴響在紙頁上。就像我們會挑選漢字一樣,吉姆·哈伯先生則是挑選了讀音。

讓我學習到如此之多的『Gene Mapper』英文版,交給吉姆·哈伯先生翻譯實在是太好了。

譯者必須比小說家更會寫小說。

「國際化」的重要性

當我閱讀著這出自我手,卻由比我更加優異的人所翻譯的英文版小說時,我決心此後我要寫出更多能夠被翻譯的作品。

雖然這是困難的指標,但是在我的前一份工作中,卻已經有了 提示。 在軟體開發中,將產品推廣到海外時,必須考量「本地化」與「國際化」。選單或對話框、內容的翻譯作業,以及整備銷售網屬於本地化,而使其成為可能的便可稱為「國際化」。這是將文字序列分割為可以自程式碼中置換的資源,以 Unicode 進行內部文字編碼,讓軟體不致於與運作於其上的 OS 或瀏覽器的語言有所衝突的開發作業。雖然相當不起眼,但如果在此有所怠慢,則本地化的工作將會非常辛苦。

就文學而言,本地化就相當於譯者的翻譯與出版社的行銷。那麼,有相當於國際化的部分嗎?有作者的著力點嗎?

我認為有。從宏觀角度來看,便是作品的獨立性與主題的普遍性,而微觀角度則是提高文字的整合性。

普遍性主題與國際化的關係非常淺顯易懂。死別的悲苦與喜獲 麟兒的喜悅都是世界共通的。在此我想說明有關獨立性的部分。 我認為如果作品值得作為單獨鑑賞的對象,便更容易跨越語言的 障礙。例如,我在故事的重點部分,並不引用其他文學作品或評 論、歌詞等等。雖然我描寫了有音樂播放著的場景,但也不會寫 上其曲名。雖然在科幻小說中,這些元素本來登場機會就不多也 是理由之一,但如果為了觸動讀者的感情,而借用他人的作品, 被接受的方式將會隨著世代與文化背景而發生變化。如果我能寫 出超越借用而來的作品的描寫,或許我會這麼作,但是如果要書 寫到如此程度,根本沒有必要進行具體的引用。

當然,不可能有從文本中切離的作品存在,但是我認為自覺到這一點來書寫,能夠使作品獨立,進一步更易於跨越語言的障礙。

『Gene Mapper』在 Amazon與 Goodreads 都得到了許多評論, 有趣的是,這些書評的內容與日本讀者的書評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例如,陸地相連的設定很真實、擴增實境與遺傳因子重組的 結合十分有趣,無法停止翻閱等等。當然,人物的描寫太過扁平、 對話過於單調等負面評價,也是大致相同。

哈伯先生的翻譯自不待言,我想「國際化」是順利成功了。

在美國的宣傳活動

為了推廣如此這般譯為英文的『Gene Mapper』,我參加了在華 盛頓州的斯波坎所舉辦的 SF 大會 Worldcon。

透過 Haikasoru 出版社的安排,我在舊金山停留了約兩天,並 在 Borderland Books 書店舉辦了朗讀會。

也許各位也曾在電影中看過,在美國,說到作家進行書籍的宣傳活動,就是在書店實施的 Reading ——朗讀。

我也在書店角落的桌前,朗讀了被譯為英文的『Gene Mapper』開場,以及名為矢御堂的駭客化身為犬隻的姿態登場

的場面。就如前文所述,吉姆·哈伯的譯文非常易讀,只要能夠 留心單詞的斷字,就連不是原生英語使用者的我,也能發出像英 語的發音。

被誤會的話就不太好了,這可不是特別的讀者服務。而是針對 對這本書一無所知的人所進行的宣傳活動。不但是朗讀給坐在椅 子上聆聽的人,也對著在書架前尋找書籍的讀者朗讀。朗讀結束 後,我也暫時留在桌前,與前來的人們對話,如果讀者希望的話, 也會當場簽名。這是個耗時一整個下午的活動。

接著我前往 Worldcon,參加數個專題討論、進行朗讀,與美國科幻社群的成員們圍著咖啡桌坐在一起。我受到最大的衝擊,是發生在參加數位龐克與恐怖小說等次領域代表作家集結,有如大喜利(類似機智問答)般的企劃時。利用三位聽眾,即席編出一場表現這些次領域的短劇(Skit)。編劇的時間是 3 分鐘。我完全無能為力。但是,其他作家們在被賦予的 3 分鐘內,便編出了長約 5 分鐘左右的短劇,與聽眾一起賣力演出。這時的我,理解到表演與文學有著強烈的連結,而英語世界的作家學習到這種聯繫,並且有如呼吸空氣般餘裕自如。

有機會與許多資深作家並肩圍著一張桌子談話的這一星期,可 說是光用充實這兩個字都無法表達的時光。

我時刻放在心上的,就是我只是個普通的作家。當在國外的時候,「我來自日本」這種話是沒有意義的。人們來自阿拉巴馬,來自洛杉磯、來自中國、甚至來自內戰尚未終結的敘利亞。日本有著動畫、漫畫等了不起的作品雖然是事實,但這件事與我並沒有任何關係。我透過一再重複「我寫了一本數位龐克的新書,為了宣傳來到這裡,『Gene Mapper』會是你初次讀到的作品類型」這句話,交到了許多讓我今年也想前往參加 Worldcon 的朋友。

朝向世界

雖然我把英文版版稅都花在了機票和住宿費上,但也慢慢取得 了成果。

我的商業出道短篇「Collaboration」的英譯版「Violation of the TrueNet Security Act」,被透過 Worldcon 相識的編輯尼爾・克拉克先生收錄在年刊傑作選輯『The Best Science Fiction』當中。日本作家的科幻作品,被收錄在英文圈的傑作選輯當中,據說是2000年菅浩江女士作品「雀斑人偶(そばかすのフィギュア)」之後的第一次。

今年11月,則有新加坡的藝文節活動邀請我參加。推薦我的 是在Worldcon認識,現在也繼續保持聯絡的新銳科幻作家劉宇 昆。邀請我前往中國參加星雲賞的夥伴中,也有好幾個在



攝於參加 Worldcon 的線上雜誌「Lightspeed」攤位。短篇「Violation of the Truenet Security Act」刊登於「Lightspeed」後,收錄於由尼爾·克拉克所編的傑作選集中。

Worldcon上認識的朋友。

我希望能夠把握這份幸運。

因此我該如何是好——之類的事情我完全不迷惑。我會書寫具 有普遍性主題而獨立的作品。然後我會前往當地,以一個普通作 家的身分宣傳和服務讀者,與作家和編輯們保持交流。為了得到 更大步飛躍的機會,只有這樣。

對於 43 歲才出道的我來說,並沒剩下多少時間。我擁有能夠 書寫具備高密度作品的充實體力的期間,大概還有 20 年吧。我 只知道我還沒把現在手中所有的構思全部都寫出來。

不必擔心沒梗可寫就好。



藤井太洋 (Fujii Taiyo)

1971 年生。2012 年,以個人出版的電子書『Gene Mapper』成為話題。翌年,由早川書房出版增修編版『Gene Mapper -full build-』,正式成為商業作家。2014年出版的『Orbital Cloud』獲得第35 屆日本 SF 大賞、第46 屆星雲賞日本長篇部門受賞。日本 SF 作家俱樂部第18 任會長。

細說來自小豆島的雜誌《乘上那艘船吧》

媒體製作人 平野公子

只要有網路,在哪裡都能生活

我與書籍設計師平野甲賀一同移居小豆島,至今已過了兩年半。 為何要搬家?為何是小豆島?這些問題其實沒有明確的答案。 當時大概覺得只要遠離東京哪裡都好,如今回想起來,劇場經營 把我壓得喘不過氣所以遠走高飛,這是最大的動機,其他原因倒 是很模糊了。但老實說,比起思考我更擅長行動,才會先斬後奏, 反正在行動過程中理由會自己出現。幸虧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回 過神來,我們銀髮族夫妻倆不知不覺已經完全成為島上的居民, 現在還與一群年輕的夥伴過著忙碌又開心的生活。我有勇無謀的 舉動總是拖累了丈夫,對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我還是會反省, 可畢竟我 50 年來都這麼不長進,也只能請他免了無謂的抵抗。

但有一件事情,只有這件事情是確定的,那就是若非現今網路 四通八達,我是不可能搬到鄉下地方,更別說是離島了。就算來 到島上,平野甲賀也能繼續裝幀的工作,我也可以透過網路做做 和書有關的工作、辦辦活動什麼的,因此網路是移居異地最重要 的工具。

再說,由於在偏遠小島上生活,許多事情都有了變化:便利的事物不再方便、苦悶的心情變得輕鬆、疏遠的關係變得親密、簡樸的生活變得奢侈。丈夫原本就是從容的人,這下他的從容度大增,一大早起床練字、進行裝幀工作、逗貓、割草、用心燒柴,恐怕他完全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閒適的程度大概是如果去做檢測,肯定是老人痴呆的後備軍。而我則是每天睡到很晚,島上的人、事、物都太好玩太好玩了,所以每天到處亂晃,然後喝酒喝到很晚。一旦過著這樣的生活,就會覺得我出生的故鄉東京已經離得好遠好遠。

將生活真實的模樣做成書

原本我們夫婦就打算安靜養老,所以我離開故鄉前,明明發誓要當小豆島的 Venetia Stanley-Smith 每天弄弄花草,絕對不要做要流氓的事,沒想到現在卻領著一群年輕人舉辦活動、接受各種移居的諮詢、幫忙一些行政手續、企劃展覽。到頭來我敵不過自己的天性,一點也閒不下來,身為顧問的我,在寫這篇稿子的 5 月 22 日此時,正在準備舉辦小豆島第一場落語大會。

儘管如此,島上年輕人的活力總是令我驚艷。雖說不上是多麼

有經濟效益或是創造了多大的利益,但除了能維持生計,他們在 工作中尋求樂趣的方式、付諸實現的技能與執行力,乃至於互助 能力都帶給我很大的刺激。因此我便會想,事到如今就在這島上 盡力試試看吧,於是又沾染上了豁出去一決勝負的壞習慣。

首先,我想到的是將在此生活的人們最真實的模樣出書。

還在東京時,我和晶文社的齊藤有些交情,便找他商量,結果他回答我:「辦得到的話就試試看啊」。他當時一定半信半疑,但我還是很感謝他這麼說,就這樣,我重拾了在故鄉東京的一條人脈。然後,我請 17 位年輕人針對自己的工作、或是自己經手的活動等等皆可,總之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至於 7 個產地的介紹插畫報導,則是請插畫家 Obika-Kazumi 花一年的時間撰稿。好不容易從 17 個人手中拿到了原稿,但文章長短不一,有像寫自傳一樣長到不知從何讀起的,也有不到半頁的短文。大致看過了一遍,這些文章究竟要傳達什麼訊息給人們呢?這讓我頭痛不已。

重頭戲來了,該從哪裡開始下手呢?

我先請看起來比較願意重寫的人再挑戰一次,這次我事先告訴他們字數。其他的原稿,我則是一邊想著寫作的人仔細閱讀,雖然對他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直接將文章增刪修改、把段落調換順序等等,大刀闊斧的做了較多調整。就這麼和齊藤一來一往兩、三次之後,直到去年年底,終於掌握整體的頁數。接著,在今年二月,我們的書《來小豆島玩吧》(晶文社)終於問世了。

現在回頭閱讀,就會看到很多失敗之處,會讓我羞愧地想找個洞鑽進去。不過,也多虧了這本書,我才有機會看到這座島嶼不同的面貌。令我意外的是,居然有遠在最北端的北海道關注我們的人,而島內的人們也能透過這些文章互相了解彼此,對大家來說都有新發現。



參與的成員拿著好不容易做成的書,一起拍紀念照。(照片提供:三村光)

與小豆島文學的邂逅

其實,在做這本書的同時,我因為島上行政中心工作的關係, 還經手了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小豆島是同時同地孕育出壺井榮、壺井繁治、黑島傳治3位文學家的稀有場所,也是流浪俳人尾崎放哉臨終之處。儘管我原本只知道壺井榮《二十四之瞳》這部作品,來到島上以後我貪心的讀了黑島傳治、還有壺井榮多達1600部作品。大家帶我參觀了保存至今壺井夫婦的家(從這裡可以看見《二十四之瞳》故事舞臺的分教所)、黑島傳治的家(80年前的隨筆散文中出現的房屋格局!),當時我心中熱血沸騰,便非常想用自己的方式讓他們的作品再一次與世人相見,而這樣的想法越來越強烈,再也無法壓抑。於是我先試試水溫,利用他們的作品在島上開小型的朗讀會與讀書會之後,發現島上的居民都沒讀過他們的作品,透過朗讀的方式,大家一起重新發現這些故事的美好,非常有意思。

然而,我想嘗試更有規模的方式。若住在島上的我不做,還有 誰會做呢?

我特別受到壺井榮說故事的方式吸引,透過少女榮仔細觀察島嶼生活的眼睛,我從這些栩栩如生的故事想像著 100 年前島嶼居民生活的模樣。更進一步想,難道其他地區的平民生活不也是如此嗎?說得誇張一點,100 年前日本平民的生活,就在故事當中生生不息,這麼一想,就覺得壺井榮的眼睛與耳朵果然不簡單。難道榮的短篇作品不能重新編排推出短篇集嗎?難道不能從兒童文學書當中的作品做選集嗎?……後來讓我靈光一閃的,就是電子書。

於是,儘管對電子書毫無概念,我仍立刻找 Voyager 的萩野先生商量。印象中,他回答我的第一句話是:那自己就可以做啦,我教你怎麼做吧。

所以呢,重頭戲又來了。

儘管距離上一本書《來小豆島玩吧》出版才幾個月,但後來陸陸續續又遇見了好多人,發生了好多事,都來不及收錄在書中。 只是這次不能再出書了,沒人要幫我們出了,不過是不是可以開發一個隨時更新島嶼生活現況的媒體?然後在裡面放置島嶼文學家的電子書櫃?有可能同時實現這兩個願望嗎?當然我也同時寫信與萩野先生商量,持續思考的結果,決定發行電子雜誌或許是比較妥當的作法。

電子雜誌終於啟航

思考到這一步時,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全說給平野甲賀聽。聊



7月1日啟航的電子雜誌《乘上那艘船吧》。有可以免費閱讀的報導、散文、以及影像。 http://sonofune.net/

到一半,他便要我想雜誌的刊名。也對,我明明是會先想刊名的 人。當時對雜誌大方向已經有構想,當然要找誰寫連載專欄、要 做成怎樣的網站、誰要負責雜誌的營運等等,一大堆事情都還沒 決定,但某一天,來自小豆島的雜誌「乘上那艘船吧」,這個標 題突然浮現出來。無論是前往島嶼或是要離開,若不搭船哪裡都 去不了。不可思議的是,只要搭上那艘船,便會開始夢想是否能 航行到天涯海角。就是這個了。我把想好的刊名告訴他,寫字大 師立刻在當天就把《乘上那艘船吧》的 logo 做好。我已經沒有 退路了。

後來我決定將電子雜誌的連載工作,交給島上的年輕人以及在沖繩、甚至臺灣或香港等國外生活的年輕人,所以這艘船會乘載各式各樣的東西。自願負責所有電子書設計的平野甲賀,建議我們分做小豆島文學家的古籍重編工作、新人寫手的書架、娛樂類型的書,內容範疇終於擴展開來,書的設計也非常美。雖然能利用網路的特色,將活動資訊、影片或圖像等把網頁做得很多采多姿,但我還是想做一本以文字為中心的雜誌,更期待電子書與紙本書的交互作用,希望讀者可以嚐一嚐雜誌裡介紹的小豆島特產。

《乘上那艘船吧》靠著 4 位編輯(所有人都沒有相關經驗)便 啟航了。我們沒有資金,向讀者收取年度訂閱費 2000 日圓,與 網路資訊免費這個既定想法背道而馳,這樣的做法究竟能得到多 少聲援呢?這是我們的挑戰。



平野公子(Hirano Kimiko)

1945 年生於東京神田。媒體制作人,曾企劃過許多出版品與舞臺表演。2005 年起至 2012 年為止,擔任小劇場 岩戸劇場(シアターイワト)的營運代表。2014 年移居小豆島,為小豆島鄉村文化復興顧問。《乘上那艘船吧》總編輯。

一位寫作者的存在

作家 片岡義男

如果回溯我母親的父方家族約兩百年,據說會追溯到一位寫作者。這確實似乎是事實。從現在算起兩百年前,就是一八〇〇年 代初期。檢視歷史年表,會知道當時伊能忠敬還精神十足地踏著 測量的腳步。『東海道中膝栗毛』的初篇也在這時期出版。

雖然至今無人知曉我的祖先到底寫了些什麼,無論如何,他一 定寫著對我來說難以讀懂的毛筆字,將文章寫在厚度能編成一本 書的紙張上,然後請雕刻木板的師傅刻版。包括藉由這木版印刷 在紙上,之後再將其製成書籍的作業,應該就是我的祖先自己完 成的。

印了幾本? 一本賣多少錢? 如何把書賣出去? 買家又是什麼樣的人? 雖然一無所知,但若只是想享受這種朦朧的推測樂趣,不管怎麼想都是自由自在的。

或許不是人人都能買得起的東西。只有某種富裕程度以上,而 且有知識教養階層的人們,才會買吧。比方說,祖先大人,會不 會是一間間拜訪有錢的望族們,請他們掏錢購買自己的新作呢? 我感覺假如以近江八幡為中心,搜索古宅的老倉庫的話,有可能 會找到那麼一兩本。目標讀者,說不定是寺院也不一定。或者完 全相反,若是『東海道中膝栗毛』的仿作,或是其仿作的仿作那 樣的作品,銷售管道跟讀者一定會完全不同吧。

他似乎非常專注於寫作。因為是不管本行工作也沒關係的狀況 哪。順便一提,母親的父方家族,是能夠追溯到聖德太子時代, 近江八幡的念珠製造商。為人極為務實的聖德太子,將振興地方 產業作為目標之一,建議我的祖先能夠從事瓦片或念珠的製造 業。祖先選擇了念珠。

0

說起為什麼要寫這些,是因為我思考著,身為寫作者卻不只是專注寫作,無論是印刷和裝訂製本,甚至連販售都由自己完成的兩百年前的祖先,與今日在此一樣身為寫作者的我之間的差異。他在身為一位專業著述者的同時,除了彫刻木版之外,其他所有一切基本上都是獨立完成的,也就是間一人出版社。我只專注於寫作這回事。自從我所寫的東西成為鉛字以來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在這段時間中所寫的原稿,全都是由出版社委託我寫的東西。編輯會提議是否少了什麼,或者對編輯一言不發,他也會有所提案等等,就是有著服務於出版社的編輯,才會有的事。總的來說,全都是應要求所寫的東西。雖然,要用什麼方法寫些什麼,還是

寄託在我一個人的自發性之上的東西就是了。

在我至今為止寫的多少本書,以及身為其作者的我自己之間, 一本都不例外,當中總有著出版社的介入。作為一件理所當然的 事情,所以誰都沒有多想,但如果仔細想像,這難道不是值得驚 訝的事情嗎?那麼為什麼驚訝?因為有好幾項,我就按照順序 下筆。首先最令人驚訝的,就是當寫下原稿,讓其成為校樣,在 我只進行所有必要的訂正後,它就離開我的掌握了,存在於這狀 態中的事實。這不值得驚訝嗎?我幾乎接觸不到它成形為一本 書為止的作業,當它成為書本,推送往通路的過程中,還有排上 書店展示,我都碰不到。

這是兩百年的差距啊,你的祖先與你之間這兩百年當中,一切都有所進步,產業技術也發達至極點,確立了非常洗練的分工制度,各種職能一項一項成立為產業或職業,並且能帶來報酬——這種解釋,只不過是對現狀的平舖直敘。所以寫作者也是這些職能的其中之一啊,不過就是變成這樣而已。如果想要密切參與將書這種物體完成為止的過程的話,那非常簡單可行。要想自己完成製本工作,那也沒問題。第一次編出自己心中理想的書而感動,得到這樣的幸福也是充分可能的事情。不過如果講到把這本書,依照它被印刷出來的冊數,全部自己一本本拿去賣怎麼樣的話,我想大部分的作者都會說不要吧。這是因為很清楚付出的辛勞與成果太過不成比例。而根據我的判斷,我認為出版社問題的核心,正在於此。

0

出版社所生產的書籍,經由名為取次的中盤流通代理商,再到 零售書店這種販賣代理業去,不斷地流動著。據說日本的零售書店一年會有一千家以上停業。也有編輯說過,如果要我自己做什麼生意,只有書店我是絕對不會開的。他是一位在知名出版社累積了豐富的業務經驗後,被配屬到編輯部從事編輯工作的男性。他舉出的「只有書店絕對不幹」的理由是:工作非常瑣碎龐雜、營業額不高、工作量龐大,利益卻微薄、要動用到全家的勞力工作、無法休假,諸如此類。

存在著許多毫無魅力的書店這一事實,應該會受到許多有所關注的人所承認吧。我認為這是盈利的問題。被一坪店面一天該有多少銷售量這種算計所支配的書店的書架,還有任何空間,到處都顯露著這種滿溢而出的算計。雖然規模越龐大的出版社,越把

「出版是文化事業」這種話掛在嘴邊,但就算規模大到誇張好了, 「漫畫書的銷售量又下跌了,哎呀該怎麼辦」,其實不過是這種極度淺薄的東西。而規模龐大的出版社,又製造出了書店的低利潤、 重度勞動、缺乏魅力的書店、倒店數量的龐大這些因素。這正是 因為規模大,所以有著餘裕,能夠把書價壓得很低所造成的。

假設我隨意逛進一家書店,買了三千元的書,如果書店得不到 定價的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七百五十元的利潤的話,店方不但 會理所當然苦於經營與勞動,而作為一家書店的獨自魅力,也不 可能有所展現。而且百分之二十五這個數字,與其說是最低限度 不如直接說是下限。在現在的日本經營書店,能夠支持這些無論 如何想從賣書這件事情中找到某些價值,繼續這份工作的人,就 該是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潤這個數字。

越是採取壓低定價策略而存活至今的大型出版社,越難以製作 出能將定價的四分之一回饋給書店作為利潤的書。這就是強迫全 國的零售書店為之犧牲的大規模出版社最大的弱點。這裡,雖然 我自己這麼說了,但如果加以仔細分析的話,內容想必會複雜多 樣、談起來大家吹鬍子瞪眼睛,最後大概會變成在討論戰後的日 本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吧。



至今為止,我所寫作的所有書籍雖然都有著出版者的介入,但不管是在哪份工作中,我的來往對象就只有責任編輯一個人。我一次也不曾意識到存在於編輯背後的公司。因為這不是一份以公司為來往對象的工作。對於我這樣一個寫作者,每當不同的工作來臨時,就會有一位編輯作為對手登場。這樣的關係是非常愉快的。而當它往糟糕的方向傾斜時,必然與背後的公司有著密切的關係。

因而,對寫作者來說,他們最最樂意的,就是在每次工作中, 只以一位編輯為來往對象,將這個想法延長思考,就會浮現出一 個構圖:如果這樣優秀的編輯,同時也是一位規模極小出版社的 優秀經營者最好。假如同時身為編輯與經營者,那麼業務,也就 是販售的領域中,也將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在此我們繼續延長思 考的話,則會遭遇到「寫作者只停留在寫作者的角色就好嗎」這 個問題。換個方式問,就是「寫作者難道不能成為販售者嗎」這 個問題。所謂販賣印出來的書是如何一回事,在這個最困難的事 情上,只是把身為寫作者的我,與一人出版社的編輯、經營者, 排在同一條線上。

不管哪家出版社,至少也都該擁有一家販售自家書籍的零售書店,這是我從很久以前就有的論調。讓其財務獨立,讓編輯與業務員們親身體驗零售店鋪的運作。賣書的困難,以及藏在它背後



- ▶ 片岡義男.com
- ► kataokayoshio.com

現在與 Voyager 共同進行「片岡義男 全著作電子化計畫」。已完成了 200 部 小說作品的數位化,上架各書店販售 中。後續也將陸續公開約 300 部作品。

網站除提供出版資訊、活動/促銷資訊、刊登資訊等最新訊息之外,並每 天免費更新短式。自己所拍攝的照片 5000 張,亦有「片岡義男 全著作電 子化計畫」的支援介紹。

的魅力,就這樣繼續感受下去,雖然這是不知何時所產生的論 點,現在的我是如此判斷著的。

大規模出版社有如慣習一般維持的低價設定,是把伴隨著賣書這件事的難處,意圖利用自身規模龐大的優勢加以閃躲的結果。 越便宜就會越好賣,這種想法。零售書店沒完沒了的大量倒閉,就是將賣書的困難透過流通系統加以擴大的形式,強要這些小店背負,最後將其壓垮的過程。販賣。這是最困難的。所謂賣書這件事,到底是什麼呢?既然因為要賣,所以要設想利潤,那麼圍繞著書籍的利潤,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東西呢?在一路思考這些困難的問題之後,最有效果的,果然還是將所有規模一口氣縮小到最小單位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最大的希望寄託在一人出版社上。



對我的祖先當中那一位寫作者來說,他主要的銷售場所應該就是京都吧。京都也一定有著書店。但是即使是都城,也難以想像書店會興盛到每個路口都有一間。兩百年前的京都,不知有沒有五間書店。假設有,圍繞著這五家書店做生意的祖先,要是知道這五間書店中,有三間書店各賣掉自己的一本著作,那一天他應該就會在旅社的一室安下身來,感到無比滿足才對吧。

(編輯部註)本文由2002年9月發行的「季刊·書與電腦」刊載的文章「工作對象一直都是一個編輯」改寫而成。



片岡義男 (Kataoka Yoshio)

1939 年生於東京。戰時疏散至山口縣岩國,移至廣島縣吳並在瀨戶內生活,13歲返回東京。就讀早稻田大學時開始投稿專欄及譯稿至『ミステリーマガジン』,1974 年以『白い波の荒野へ』出道成為作家。2016 年發表了自傳體小説『コーヒーにドーナツ盤、黒いニットのタイ。』在寫作、翻譯、攝影等領域持續活動。

片岡義男 全著作電子化計畫 贊助者募集中! 遠続書的未來













用電子書讀 池澤夏樹「impala e-books」 稀有的初期作品乃至新書一次網羅













Text: the next frontier 凝望書與出版的未來













一起談談書的未來

2016年9月1日

日文第一刷發行 中文(繁體字版)第一刷發行 2016年12月15日

鎌田純子

發行所

##ロボナ Voyager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1 東京都澀谷區神宮前5-41-14 http://www.voyager.co.jp/ tel. +81-3-5467-7070 fax. +81-3-5467-7080

e-mail. infomgr@voyager.co.jp

封面插圖 葛飾北齋 封面設計

丸井工文社股份有限公司 神樂坂雯麗、蔡君平 內文設計 中文翻譯 中文版排版 奧嘟嘟工作室

- ・本型錄所記載的內容、金額等可能無預告變更。
- ·T-Time、.book/dotBook、BinB、Romancer以及其標誌是Voyager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
- ・其他記載的公司名稱、產品名稱為各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